

20岁时,他时常在大学宿舍楼6楼窗口向对面宿舍楼7楼的窗口张望。那时他并不知道她的名字,也不知道她在哪个系、哪个年级、哪个班。他只熟悉她的身影,熟悉她的声音,他知道她什么时间会出现在窗口,她梳妆时的样子,看书的神态,晾晒衣服的姿势,他甚至知道她常穿哪几件衣服……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了解她那么多,但他明白,她对他来说具有神奇的诱惑力,她是他心底的向往和渴望。这就是浪漫。

30岁的一天,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他和她,中间隔着三岁的儿子,天亮的时候,他和她都醒了。他侧过身去,她侧过身来,四目相对,在一个平常的早上交织着缕缕爱意,沉静而甜蜜。儿子在中间动了一下,嘴巴张了张,一双肉乎乎的小手在眼睛上揉了揉,然后亮

这就是浪漫

□程应峰

晶晶地睁开了,转头看了看她,又转过头看了看他,再然后一抹天真的笑意自然而然在脸上荡漾开来。不约而同,她和他都笑了,三口之家的笑,融合在一缕平静而美丽的晨光里。这就是浪漫。

他40岁时,她35岁,失去了工作,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。他下班回家,她为他开门,带着一脸笑容,他将几张数额不多的稿费,单塞在她手中,顺势拥抱了她一下。松开手,她“答答答”地进厨房去了。他换了拖鞋,习以为常地坐到电脑前。她拿来一个削好的苹

果,放在他手中,看着他吃,说今天怎么没听你说饿啊。晚饭后,她收拾妥当,为再一次坐在电脑前的他冲了蜂蜜和牛奶,端来放在电脑桌上,叮嘱他稍冷后记得喝,然后“答答答”又进隔壁卧室看电视去了。一会儿她又走过来,拿走他喝尽了的杯子。这就是浪漫。

50岁时,他的头发白了很多。儿子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,他和他决定到儿子工作的城市去看一看。上火车后,他笑着说:“老婆子,牵着我的手,可别丢了。”她看着他,对他说:“下车后

的第一件事,你得到理发店将头发染一下,那样,儿子就不会说你老了。”他们一路相互打趣,一路都是好心情。他们并不富有,但他们拥有快乐,眼角眉梢凝聚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。见到儿子时,儿子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爸、妈,你们还是这么年轻啊!”这就是浪漫。

65岁的一天,准备和她一道出门旅游,他提前在电脑上悉心查找旅游地的资料,好在路上说给她听。晚饭时分,她为平日不大喝酒的他烫了一小杯好酒,炒

了几样他爱吃的拿手小菜。两人对桌坐下来,她说:“老头子,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呢。算一算,我们在一起多少年了?”他陷入了沉思,她掰动着指头。这就是浪漫。

80岁,他有些听不清了。她只能大声地和他说话,他也大声地回应着她,常常答非所问,有些幽默,有些滑稽,却有着百分百的和谐温馨。更多的时候,他们在彼此轻轻地诉说,不管听不听得见。他和她坐在一起时,常常会陷入往事的怀想之中。当所有美好的感觉涌上心头时,他和她苍老的脸上,会绽放出孩子般的微笑。这就是浪漫。

在岁月的尽头,在告别尘世的一刹那,能够把生活的点点滴滴串接起来,将人间的爱和温暖微笑着带到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去,这也是浪漫。

“乡音”征文

看木偶戏

□冯禄添

沉甸甸的稻子被锋利的禾镰收割得干干净净,摊在金灿灿的阳光下晒干,妥妥地收纳进了各家各户的谷缸。接下来,村里便照例要举办一场庆祝活动——做“禾了”。而做木偶戏是做“禾了”的传统节目之一。

简陋的戏台,就搭在散发太阳余温的晒谷坪上。

生产队提前放工,让社员们早早回家做饭,准备看戏,村子上空很快炊烟袅袅,弥漫着晚稻新米的香气。我们从家里扛来长板凳,在戏台前为家人占好位置,然后围在小摊档前,默念着花生瓜子、糖果饼干、柿饼、甘蔗们,馋虫蠢蠢欲动。然而大人还没来,所有都是奢望。几个调皮的,便向做木偶戏的艺人索了一面锣、一架鼓,领着一帮跟屁虫,满村子里乱敲乱撞。

大人们被锣鼓声撩得按捺不住,草草扒了两碗饭,拎了根水烟筒就匆匆赶来。各自找自家的板凳坐定了,时间却还早,于是聊聊收成、拉拉家常、打听打听戏文,或者看艺人给木偶穿衣戴帽,帮忙把大汽灯点亮,沐浴着晚风,人人脸上都泛着欢快的红光。

有冒失鬼兴冲冲地贴上去找大人讨零钱,做家长的娴熟地抬起手,手指微屈,在孩子头上一扬:“香蕉就有一梳,要不要?”小伙伴在一片哄笑中,狼狽地逃去。

戏台上最早出场的“大腮佬”和“歪嘴九”,是两个专门插科打诨搞气氛的角色,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木偶。它们奇特的造型、滑稽的动作、幽默的台词,让我们的目光在戏台上专注了片刻。可惜它们的戏份少得可怜,随着它们退场,我们的热情亦随之消退,注意力又被围着大汽灯的飞蛾、草丛里的虫鸣吸引,渐渐又闹腾起来。有威严的长者站起来呵斥驱赶,三番四次,才终于安静下来。

我站在货郎担子旁,盯着圆簸箕里的那盆软糖,在货郎锋利的剪刀里,一小段一小段地消失,心里直发慌。猛然间听到戏台前掌声骤起,喝彩声不绝,到演出高潮的时候了。我精神一振,赶紧走到父亲的身后,用力摇他的肩膀:“我眼瞎,带我回家睡觉。”

父亲头也不回:“去去!一边玩去。玩着玩着就精神了。”

我干脆趴在他背上,说:“没精神了,我肚子饿。”

父亲似乎早看透了我的心思,从裤兜里掏出几枚硬币,拣了两枚给我。

我从货郎手里接过一段约两寸长的软糖,把上面的炒花生一粒一粒勾出,慢慢吃完,再把那软糖小心翼翼地拉扯得老长老长,细如一根面条,几乎要垂到地面,再一小口一小口地扯咬。

然而软糖再长,我吃得再慢,也有吃完的时候。满足了胃口,精神重新倦怠下来,瞌睡虫真的来袭,我再也支撑不住,钻进父亲的怀里,在他的怪责声中,沉沉睡去。

木偶戏什么时候完场的,我是怎样回家的,已记不清楚。只记得每场木偶戏演出过后,田间的老农、赶墟的路人、上学的孩子,总会哼着昨晚的戏文:“夸啦啦……大王爱吃辣椒酱,仲使豆芽炒猪肠。笃笃笃笃笃锵!”

如果能再这么看一次木偶戏,该有多好。



扫码聆听上期《糯米乾香》粤语播音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,以散文随笔为主,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:hdjs@ycwb.com,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,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石景宜故居

广东儒溪有“三美”

文/李俊祥 图/陈旺弟

知道广东佛山的儒溪村,源于参观过石景宜博物馆。石景宜是著名的爱国人士,他给国内许多的图书馆捐赠了大量图书。石景宜的诞生地,就是儒溪村。

儒溪村,位于岭南名山之首的西樵山南麓,交通便利,村口就是西樵山环山公路。

儒溪第一美,是景美。这里有体现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石拱桥,大约有800年的历史。石拱桥两岸的箭杜鹃,一年四季花朵盛开,美丽的身影又被古村流动的河涌水收藏映衬,成了摄影家最喜爱的拍摄对象。水街上,有成排的宗祠建筑,有笔直洁净的石板路,有遮天蔽日的古榕树,这里也成了婚纱摄影的取景地。

石景宜故居,在旧址上保持着原貌。站在故居前,我顿时有



河涌绕村,涌边已修好了石板路

种肃然起敬的感觉,应该是石景宜博士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感动了我。

儒溪第二美,就要说说美食了。儒溪村位于岭南桑基鱼塘的核心区域,水塘遍布于村子周围,这为水产养殖提供了天然的条件。儒溪特产黄骨鱼,有的地方也叫嘎鱼。我小时候,常到河里抓鱼,就有被黄骨鱼扎伤的经历,至今还心有余悸。可它肉质鲜美、营养丰富,有的村民具有科学的养殖经验和创新思维,得到了很多业内专家的赞赏,黄骨鱼养殖,也因此成了当地一个地理标志性品牌。

此外还有有机农田里的蔬菜,菜心、生菜、小葱等,口感都是与众不同。而儒溪村烧鸭佬农庄里,还有美味的烧鸭,烧鸭佬并不老,但厨艺高超,他做的烧鸭皮脆肉嫩,早已经是南海名



中国消防救援
CHINA FIRE AND RESCUE

一直在您身边!

疫情需要防控 火灾需要预防

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
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

钟南山

